

散文獎佳作

芬蘭浴



陳議威

作者簡介——

陳議威，又名Fog，一九九三年生於南投市，台大社工系畢，現居荷蘭海牙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台北文學獎、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。剛完成一本散文集，離出版還有段距離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二十屆了！感謝促成一切的人。

感謝家鄉台灣，還有我阿公陳昆龍，我想念你。特別謝謝舒涵讓這篇文章抵達，感謝風、芬蘭真實存在的聖誕老人、Set Restaurant。

芬蘭浴

與風會合前，我造訪了里加拉脫維亞戰爭博物館，它建於古時是防禦功用的火藥塔中，頂樓用整層展廳講述烏俄戰爭。停留一晚北上塔林，搜尋當地午餐推薦時，意外在漢堡店評價裡讀到一則負面評論，俄裔居民氣憤店員裝作聽不懂俄語，不願意為他點餐。

世界是波動的，而風不動。

風整個六月在北國駐村，手機被沒收，一週只能收一次電子郵件。與其他藝術家棲於原始森林裡。

收到第一封Email那天，我在波羅的海上。那是個異常炎熱的傍晚，海鷗盤旋在通勤郵輪頂層，試圖驅趕熱氣，或許太過燥熱，飛行軌跡像是傳統市場裡塑膠絲帶般有氣無力。準備回家的人們褪下一箱箱從鄰國裝載的便宜啤酒與溼黏上衣，露出刺青與曬痕，在移動海面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袒露身體、迎擊陽光。

「這裡幾乎沒有天黑，但我每天都很想睡，沒有手機的關係，也不需要社群上假裝關心每個人，現在跟真實生活的自己和別人連線。旅行費用（租車車資、住宿）你算好，請到時候再跟我說。

btw，記得帶泳褲，天氣很好時可以游泳，風。」

風個性直接、果斷，任何行動都有意義。信中簡短幾句話便能讀出強烈個性。反覆付思該回覆什麼時，不知不覺依稀看見海面突出的古代堡壘，遠方還有紅頂與白頂教堂，所有人移動起來，連忙交代幾號取車、幾點抵達。回信瞬間，即刻收到設定好的回覆：「謝謝來信，正在參與駐村僻靜計畫，無網路請耐心等待。」風與我除了年紀相仿，其他部分有顯著的差距。三十歲左右，風篤定、我總是漂動。風已有成功的藝術事業、結了婚、準備養育下一代，而我帶著創作理由來到歐洲打工度假，還沒實現什麼，全職在日本餐廳打工，向為生現實低頭。

這趟旅行對我來說，是珍貴的喘息機會。

著陸時排隊下船，安靜秩序、前後疏遠。六點教堂旁山坡上、八點公園藍綠色湖水裡、十點沙岸海潮中，皆是把握陽光的人。風說這裡天不會黑，我走到哪便舉起手，延伸拇指與食指丈量太陽與地面的距離，起初確信只是刻板印象，但發現無論高掛、斜照或低臨水中，陽光跟人之間，關係比人還靠近一點。破壞分際的是狡猾的海鷗，晚餐時間路過海邊市集，手中的鮭魚三明治撥開紙袋來不及嘗兩口，便飛升天際，僅留下美乃滋與食物餘溫。

首都在最南邊，風在中間，藝術村成果發表結束，我們將驅車北上，跨越北極圈去解答一個問題：「夏天聖誕老人在做什麼？」接著返回首都還車。短暫七天，橫跨北方大地路途逾兩千公里，如此有野心的計畫當然是風的想法。

延遲的第二封信提及：「從我住的黃色木屋房間往外看，這裡深夜日落會看見藍色地球陰影，很

像在時間的奇點裡休息，週末我們可以去森林。」收到信的時候，我熄掉車燈，沒有馬上下車，保持暫時靜止的狀態，車窗外便是那片森林，幾棵白樺樹交替於雲杉與赤松之間，除了風提及的黃色木屋，旁邊還有藍色木屋。

髻髮女人圍著浴巾，從木屋間草坡走過來，我搖下車窗表明來意，她是瑞秋，領我參觀環境，我們跨過草坡走向森林邊緣的無窗小屋，裡頭一片漆黑，只有簡易木條搭建成的座位，推開裡層的門，裡頭煙霧瀰漫、石頭還燙著。瑞秋從牆壁取下白樺樹枝。「森林撿回來，我跟風捆的。試試看用這些枝條拍打身體，可以讓皮膚呼吸。」尚未褪去衣物，但用枝條輕輕拍打手臂，汗水慢慢滲出，蒸發，我感覺一部分的我瀰漫在這黑色房間裡，身體、靈魂，一切都很容易靠近。

進入黃色木屋，風從冥想室走下來，開玩笑地說：「謝謝你來探監。」放下行李，拜會其他藝術家後，風問我要去森林還是湖邊划船，沒等我回答，就拉著我往外走。整條鄉間小道只有我跟風，旁邊是湖，湖水滿是黃色的萍蓬草，游魚輕輕啄動葉片產生淡藍色波紋。我們使勁將木船推向水中，腳被植物根系牢牢抓著，陷入泥裡。扭曲著身體狼狽爬上船尾。往湖的另一端移動。風坐在船頭掌舵，我則坐在船尾，她背對著我，船槳背對著水花。雖然眼睛沒有看著眼睛，但久沒見到對方，嘴裡說出的話，隨空氣飄來、飄去，黏在彼此臉頰上。「想念家鄉的食物了嗎？」「我不會做滷肉飯、也不會牛肉麵。那天瑞秋要我做台灣菜給她吃，最後只端出蔥蛋，是不是很丟臉。」原來我跟風仍有相似處，我們被成長的街市養育太好，在別人的土地忘記抵達家鄉味的路徑。船划到湖心沒有留下任何痕

跡，一切都寂靜，整座湖包裹著我們，整座湖被森林包裹著，森林被周圍的山包裹著，太陽躲進山的一側，但並沒有落下，以為此時此刻，整個世界只剩下我跟風存在。

回木屋前風跟我到超市採買食材，我的身體還記得日本料理店炸天婦羅的動作，像神經反射一樣，拿了架上不明品牌的麵粉、以及沒使用過的麵包糠回到木屋，將冰箱裡吃不完的剩菜、蔬果切碎備用，準備隔天與其他分享最後一餐。當然，這也是風的提議，「你可以跟大家更靠近。」風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地說著。隔天成果發表，瑞秋跟風在森林裡的樹屋展示合作創作，掛在樹上的剪紙被森林的微風吹出桑拿香味，每個人爬上樹嗅聞、像樹般靜止冥想。回到木屋後我坐鎮廚房，將所有收拾好的碎片裹上麵粉，等待油鍋升溫，所有浸下的蔬菜在漸熱的油裡，慢慢穿上麵衣，我感覺慢下來，一切正在成形。那一頓飯當下所有藝術家重獲手機，一整個月的訊息量爆炸開來，我發現即使與其他人在同一張飯桌，卻好像處在不同時空中。風的心思卻不一樣，直到我們互相擁抱，道別，開車離開，她仍留在那座生活一個月的森林裡，我握著方向盤聽她說，她提到瑞秋的糗事、每天騎腳踏車翻過的陡坡、與其他人裸泳的經驗。她提及的那些人、那些事情正漸漸遠離我們，我意識到在這座移動的車體內，只剩下實體的我，跟實體的風，整路向北的風景是無盡的針葉林與大小湖泊。

由於設定了抵達終點的時間，每天必須開四、五個小時的車。風負責導航，我負責開車，每當累了便停泊在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鎮休憩。整路車都不多，並保持著非常遙遠的車距，遠到即使前車差點撞上一整群過馬路的麋鹿家族，我們也能即時煞停。我記住所有途經的地名、喜歡觀看地圖上地方街

道組成的形狀，感覺每個抵達。但風完全相反，她對地名無感，甚至到了厭倦的地步，「我最近讀奧爾嘉·朵卡荻的小說，感覺她說出了我的心聲，她不輕易提及地名。說出來跟旅遊書有什麼區別，非必要我不會說，除非具有真正的意義。」當下我的手緊緊握著方向盤，試圖反駁，卻無語了起來。

連日驅車，我總是專注地看向前方，聽風在旁講話。無話的時候我們聽風的歌單、或收聽風喜歡的Podcast節目、評斷主持人的表現，直至終於穿越北緯66°33'46.0"，入宿此生抵達最北端的旅社。手機上顯示，下一次落日在三天之後，天空的雲感覺十分迫近。風換上泳衣，鑽入房內附設的電動桑拿，我則聽見水聲，獨自走進森林。北方的樹林更為高大挺拔，離開主要棧道走進捷徑，布滿地衣與苔蘚的路試圖抓住我，每個聲響都在下陷、每個踏出的步伐都被消音，我不斷閃避叮咬身體的蚊蟲，終於抵達小溪。我迅速脫下衣服，無暇檢查發紅搔癢的皮膚，背貼躺在低淺水岸，打了冷顫，慢慢讓身體習慣冰涼的水。我思考與風連日以來所有途經，記憶似乎只留下片段，教堂旁的鬆軟草地、霧氣繚繞的瀑布、甚至是社區圖書館的廁所。經由留下了什麼？似乎並非所有停留都有顯著意義，我不想承認，但移動中的對話與靜默，我來歐洲半年錯失風的生活細節，我都記得。

如風所願，在驅車千里、路過所有山林與城鎮，緊跟所有路牌、標線、豔陽與濃霧後，聖誕老人本尊出現在我們眼前。「我們想知道，你整個夏天都在做什麼？」我搶先風一步問了問題，風的表情有點詫異。

「好問題，顯然我在這裡工作，爲了與你們相遇。但幸運的是，仲夏白天的時光漫長，我有更多

時間跟另一半待在家裡享受桑拿，或只是在湖邊釣魚，什麼也不做，我總是把握夏天每吋好時光。」我跟風眼角溼潤，認真聽著，即使心底知道這終究是商業包裝的樂園，戴聖誕帽的助手已按下快門，爲我們留下昂貴的紀念照片。離開聖誕老人的家後，我們進到咖啡廳，風點了一杯熱巧克力，聽說聖誕老人的伴侶在樓上，位置沒坐熱便興沖沖地往閣樓奔去，我看著發涼的熱可可，摸了摸口袋，突然意識到錢包不見了，是昨天掉在森林裡嗎？

離開樂園，在下塌旅社周遭的森林低頭尋找，差點丟失彼此，我們重複路途，回到紀念品店詢問下落，沒有任何好消息。時間突然移動得飛快，風說不介意留下來繼續找尋，我則意識到時間無情地流轉，故作不在意堅持動身往南。返途路上氣氛凝結，裝載我們的車廂內部彷彿熱桑拿，已逼近忍耐極限，每句話都像熱水持續刺激熱石，隱約之間，我與風的關係發生了變化，風變得尖銳，「放下戒心不是藉口。」有些直指向我的話藏著刺，雖然那些刺像白樺枝條般，不至疼痛，卻逼出深層內裡的水氣，此時此刻我非常沮喪，想立即推開門跳到冰池裡，但不能。我們只能前進，所有對話沒有進展，每一刻都在遠離，心思還留在某處。

旅程最後一晚，離首都還有幾小時的車程，下起驟雨。住進了臨湖的原始木屋，戶外廁所沒有現代沖水系統，是自然分解的獨棟木屋，風要我陪同前往。我們踩過滿是葉片的小徑，撥開蜘蛛網，用手機充當照明。我在旁邊等，我們隔著薄薄的門片，雨下得很大，掩蓋了所有其他聲響。這是緊密移動之中少有的分開片刻。我突然意識到，明天抵達終點後我會繼續留在歐洲，風將會乘上飛機，經過

十幾個小時後回到家。未來我們將不再可能擁有這般貼近的相處經驗。回到木屋，雨下著，窗簾太過透明，天還亮著，我跟風都睡不著。我躺在沙發，風在房間床上，門沒有關上，跟我分享深層的祕密。

隔天一早我醒來，風還在睡意裡，「我先去洗澡。」淋浴在湖畔旁的桑拿房外頭，在北國已漸漸習慣坦誠身體面對自然，簡單沖洗後，撿拾木柴，用火柴點燃木頭，在加熱的房間與微涼的室外來回移動，將水桶裝滿水後重複澆在石頭上，每次潑灑巨大的煙霧會伴隨刷刷聲響，蒸氣彌漫整個屋內。慢慢地，身體發熱汗流不止，面湖的窗被蒙上厚厚一層霧氣，已經看不到外面。整趟旅行我都在聽風說話，沒有好好敞開自己。

我伸出手指，沒有猶疑，在窗內層寫下我對風的感覺。打開門，聽見腳步聲靠過來。外頭湖水很冰，但蒸過的身體彷彿套上一層溫暖的防護衣，我抓著階梯，身體浸在湖裡，雙腳在水底自由滑動。

評審意見

漂與泊

蔡逸君

一趟旅程，要以什麼標記？山水，街道，當地的歷史，人的生活，是這些也不是這些。有形的世界一程一程一站一站，過去也就過去了，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剩下窗鏡上的痕跡。作者在這暫時困頓的人生行旅中，讓我們看見的風景是安靜，隱密，浮游，不知所終的。整篇文字冷峻，一如北國自然人文和氣候的外相所顯露，而這些他所描繪的全部——看見的，聽見的，對話的，獨白的——最後都會連結到內裡那顆心。心是芬蘭浴中的石頭，極熾盛，潑水蒸騰滿室熱氣，凝結在窗玻璃上，在上面寫下指痕，寫的是一同行過的旅伴，寫的也是自己。

這樣內外觀照的文章極難寫，也不討好，懇請有心者，慢慢緩緩地聽他說。這不是什麼深度旅遊，也不是要拿著觀光旅遊手冊景點拍照打卡。這全然是一趟在漂與泊縫隙之間掙扎的人生行旅，是心所映現，「似乎並非所有停留都有顯著意義。」心是根，法是塵，應作如是觀。